



CHEN
LOVE

沉爱



苏兆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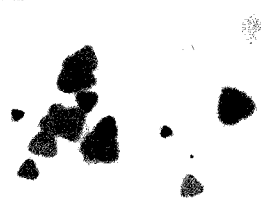
著名作词人 旅游策划人 青年作家

苏兆海 2012年扛鼎言情大作《沉爱》！
多家出版社看好 多家电视台关注 青春偶像伤逝剧作
《沉爱》让爱情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CHEN
LOVE

沉爱



苏兆海◎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爱 / 苏苏铁木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21-0041-9

I. ①沉.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5732 号

沉爱
苏苏铁木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44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978-7-5521-0041-9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沉爱》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艺术再现，这是一个写作技巧的综合体现。像看一部电影，像听一本 CD，AB 面，插叙，倒叙，反反复复，加强人物之间的情感。

作品以两个男女主人为经线，爱情故事为纬线，所有人几乎都对当事人的感情深藏不漏，是心灵深处的挣扎和暗战。张杨和舒小娅是高中时期的恋人，彼此非常喜欢，可是爱情发展仅仅限于高中，可是感情一直持续到生命终结。张杨一开始追逐舒小娅，后来从事特工后，有段时间躲避舒小娅，舒小娅被羞辱后躲避张杨，张杨知道后于组织外单独行动私立复仇。而王阳作为一位高中老师却喜欢上了自己的学生张杨，这种初恋式美好的情愫就一直伴随着她，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终于二人在香港把这种心照不宣的僵局打破。而黑社会人物陈英遇到这位大陆的小伙子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向往。

关于《沉爱》	001
第 1 章 北京人在香港(王阳 A 篇)	001
第 2 章 奇妙的催眠术(王阳 B 篇)	006
第 3 章 摩梭族人老鸨(老鸨 A 篇)	010
第 4 章 老鸨生死问题(王阳 C 篇)	015
第 5 章 大屿山缉毒战(王阳 D 篇)	019
第 6 章 晚安我的城市(王阳 E 篇)	025
第 7 章 父亲是个作家(王阳 F 篇)	030
第 8 章 先锋诗人张杨(张杨 A 篇)	036
第 9 章 浪子也有恋情(张杨 B 篇)	044
第 10 章 香港小姐陈英(张杨 C 篇)	054
第 11 章 男朋友姚建军(王阳 D 篇)	063
第 12 章 医院里的张杨(张杨 E 篇)	067
第 13 章 两个人的世界(王阳 F 篇)	074
第 14 章 我爸老不正经(张杨 & 舒小娅)	081
第 15 章 上学也要送礼(张杨 E 篇)	088
第 16 章 接吻还是咬人(张杨 F 篇)	095
第 17 章 去新疆考大学(张杨 G 篇)	101
第 18 章 告诉自己完了(王阳 & 张杨)	105
第 19 章 我的处男情结(王阳 & 张杨)	110

◆ 沉 爱

第 20 章	相互看着新鲜(张杨 H 篇)	118
第 21 章	太岁爷上动土(张杨 I 篇)	123
第 22 章	滞留乌鲁木齐(张杨 & 舒小娅)	130
第 23 章	所谓重点章节(王阳 H 篇)	134
第 24 章	女人就像音乐(张杨 J 篇)	139
第 25 章	渴恩乐队成立(张杨 K 篇)	148
第 26 章	我们现场摇滚(张杨 L 篇)	151
第 27 章	D 城杀人事件(张杨 M 篇)	159
第 28 章	网上来的朋友(张杨 N 篇)	167
第 29 章	尴尬的电影院(张杨 O 篇)	173
第 30 章	爱如断了的弦(张杨 P 篇)	177
第 31 章	被 C 大学除名(张杨 Q 篇)	182
第 32 章	和弦和夏菁雨(和弦 A 篇)	187
第 33 章	毒梟警察决战(张杨 R 篇)	193
第 34 章	November Rain(王阳 I 篇)	201
第 35 章	Happy Valentine's Day(舒小娅 末篇)	205

附录

沉爱，青春岁月里的刺青	张丙银	209
旅途中的音乐诗人——苏苏铁木	刘小勇	212

第 1 章

北京人在香港（王阳A篇）

我叫王阳，三年以前还有人叫我小王老师，三年以后，香港九龙第五缉毒小组的人，已经开始叫我 Madam Wong。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东部的一个小县城，那个县城因为在某个朝代的末期出现过 72 个不甘寂寞用强斗狠牛气烘烘的男人而蜚声中外。反正这么说吧，现在这个县城大多男人走路的姿势还和别处的男人不一样，行动间仍流露出匪气。不说他们当年怎样地推举了领袖，跑到一个山上，砍倒一片树林，扯起了一面旗子，与当时的统治阶级分庭抗礼，就说他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荡舟湖上放声歌唱的豪爽劲就羡慕四州八县。所以在我小时候总感觉那个县城的人们既豪情万丈又霸道张狂。其实我一直寻找的就是这样的男人，自然我身上也就沾染了男人的某些习性。

一些栽在我手下的黑道人物，提到我，我想他们没有不服的。我经常用拳头在他们的腹部猛掏一气，然后把嘴里的香烟弹到他们的脸上，问他们，你丫的服不服呀，他们大都很痛苦的看着我。我说，吖，领导在问你话呢，咋不回答呀，卖白粉的时候不是挺牛的嘛。

警员王保昌过来提醒我说，Madam Wong，你怎么打人像打沙袋一样。

我说，去，去。

有个曾被我问询过的黑道人物对我说，香港是讲法制的，警察也不能刑罚逼供，要投诉我。

我说，大佬，说话要讲证据嘛，谁看见我打你了。

我顿了一下瞅了一眼我的那帮手下，你们都看见了？

他们连忙摇着头说，Madam，我们没有看见。

我又转过身对大佬说，就是嘛，大家都没有看到，再说你身上白白胖胖也没有伤嘛。

你打的时候都是在我们身上护着一个垫子，表面是没有伤，可都伤在五脏六腑啦。我进局子多少次就没见过你这样打人的。

我能有多大力气，还能伤到你一个男人的五脏六腑？虽说你们好逸恶劳细皮嫩肉的，垫子不是给你们护体的嘛，我是给你们按摩呐。老老实实的交代了，什么事情都好说。要投诉的话，我奉陪，惹恼了我，那就看你会不会护体神功了。那大佬惶恐地看着我。我对王保昌说，带出去吧，下一个。

我想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做警察的，不管你一开始做了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对待罪犯才叫游刃有余，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跑到香港来，还可以对一部分人颐指气使。想想就想笑，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按你设想的变化，有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都可以实现。

2004年，我大学毕业，在大学又打又跳，又踢又跑的呆了4年，最后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又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想回来就回来吧，反正我妈高兴，没有想到连我在大学练了四年的体育也没有用武之地。老校长告诉我，小王呀，你看咱们这个学校现在还真不缺体育老师，你教高三的语文吧，教高三语文的张老师调市里去了。我说，我行吗，我。我在大学学的是体育教育呀。

没什么的，北京著名高校大本毕业你还教不了高三语文吗？老校长这么一说。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什么，刚出大学的校门，我还真不好意思给我那个在北京的高校抹黑。我能说什么呀，我能说，你以为大学真的是象牙做的呀，里面什么鸟没有。算了，我说高三的担子多重吖，你不怕我把学生带坏吖。老校长居然一百个放心的说，你一个丫头能坏哪去。连谦虚的机会都不给我。就这样，我当了高三的语文老师。

当老师还真舒服，我站在上面大多时间都在装丫的，真的，不过，我还真好好看了几次书，你想下面那么多眼睛看着你，你总不能什么都不说

吧，要想有话说，就要多读书，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有时候，我感觉我不是个教书的，倒像是个说书的，我就是能侃，在北京呆过的人都能侃，我的学生们在下面听的津津有味，我不知道他们的津津有味还有没有别的意味，比如对我的相貌了，身材了，反正在北京那几年追我的男孩说我是一特漂亮的妞，身上有股特原始的野性美。吽，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丫闭嘴，什么叫野性美，是不是说我发骚，他们说他们绝逼不是那个意思，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你特牛 B，我真服了他们了，他们那地就是一语言匮乏区，没折了，没词了，就特牛 B 啦。

在北京追我的男孩子还真不少。有次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呀，是不是你姑娘我特漂亮，怎么追我的男孩子这么多呀，从我们学校门口排队估摸差不多都到天安门广场啦要是排直了估计都到门里面去。我妈一听就很紧张，哆哆嗦嗦地说北京人是不是眼睛不好使呀，丫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一出生看到你那个丑样子，我差一点没扔了你，我一直怀疑我在有你的时候是不是吃什么药了，出生三天你都没吱声，我想你脑子是不是坏了。我说妈你才脑子坏了，要是扔了我，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不成别人的啦，你怎么不说你白赚一个姑娘。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我妈就跟朋友一样，怎么就连一点点隔阂都没有呢，我妈老是感叹岁月哗哗如流水，她特怕老，她说人一老就跟不上时代了，我说一个小县城有什么时代呀，其实我也知道，她怕的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说实话我还真不喜欢北京那帮男孩子，他们也就是耍耍嘴皮子行，有本事抓住我的手把我往怀里可劲搂呀，可他们没有敢的，所有我想我是在等一个人，等一个爱我，等一个过来就拉起我的手，准备带我走的人，就像鲁迅捉住许广平的手说，这次你跑不了啦。所以我就特讨厌那帮男孩子的油头粉面，讨厌他们的娘娘腔，我想这么多年了北京怎么还衬太监呀，怎么说话都是那个味。

不过，我也见过一个蛮直接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 RACK 迪厅跳舞，跳累了倚在吧台高擎一高脚酒杯昂着头看那忽灭忽明的灯光，在别人看来就有搔首弄姿之嫌了。有个脖子和头一样粗的家伙走来，用他那胖胖乎乎的小手按在我的手上。我以为

他跳舞累昏了脑袋，就睨了他一眼，心说，我也不说什么，就当我没看见，你快把那爪子拿开呀。没有想到他还对我媚笑，他那一媚笑真叫一恶心，他是抿起嘴通过眼睛向我笑的。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丫操行，狗爪子往哪放呀。我快速地喝了一大口酒，就想把红酒往他脸上泼，我之所以再喝一大口，是因为这酒贵呀，好几十一杯呐，平时我是不舍的要的，我一女大学生平时都把钱花在衣服上，穿的差了怕给首都人民丢脸，所以我们那帮姐妹要不就缩在宿舍窝在床上不出来，要出来就一个个光鲜的跟小妖精似的。所以我想这个胖子就可能是把我当妖精看了。

我想要耍性子，像电视中潇洒女主人公一样泼对方一脸酒水，这样的电影电视我看多了去啦。我端杯子的手伸出去一半在空中打了转就又给自己灌了一口，因为我看到那胖子的另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像扯狗皮膏药似的拉出一金光闪闪的链子。你想呀，大家都知道那么一句俚语：说什么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钱少，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权小。很显然这是北京的实力派人物，咱也就是北京一大学的学生，得罪不起。

当那胖子把链子放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很妩媚地笑了，我还很惊喜的把链子仔细地看了看，因为他把钱当作自己的名片了。负责教我们《公关与礼仪》的老师曾再三强调过递接名片的社交礼仪，虽然上这门课我多是睡觉，我想这个还用学，人与人的交往谁不会呀，再说我们一体育专业的学生还用那一套，谁不是还没怎么惹你的时候，就一个个猛虎下山似的往上扑了，可我那次还是听明白了，没想到一递一接还有那么多道道。老师说，首先，以示尊重对方要双手接过，然后，要当着对方的面小声地复述一下上面的文字，给对方以职位上的满足感。最后，切忌呀，切忌，我们老师讲课就爱卖关子，总一惊一诈的，所以下面的学生像狼一样大叫切啥呀忌啥呀的时候，我就醒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分什么东西吃，我问了问那个上课老记笔记的男生，就知道上面的两条。最后嘛——就是看完以后不能直接放口袋里，特别是屁股后面的口袋，有名片夹没，有名片夹放名片夹里，千万别放钱包里，和钱放在一起对方一看就知道你没文化，特俗！我一听，得，我又趴下啦。谁还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买一名片夹装一口袋，天天等着别人送你名片吖。

我低着头看链子，那男的也装着看链子，其实我从他拼命抽动鼻子的

声音中，我很清楚他在嗅我身体散发出来的淡淡香味，他的一个手指好像即无辜又不经意在搓我手背。我提起金链子蛇一样地放回他的口袋。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丫的还真看的起我，放好了您呐，这地人多，别弄丢了，说着我把剩下的半杯红酒还是猛地泼在他那油腻的脸上。

他刚要动，我说，你丫的，最好别动。

那家伙还真的就没再动，因为我的一只脚很轻易地一下子踢直放在他的肩头。我的那帮姐妹水蛇一样地围过来啦。阳阳，怎么又要你的大小姐脾气呀，你这这架势多棒呀。

我说，哪吖，我这不是跳舞跳累了，请这个老哥哥给揉揉腿。那个家伙看了看我的那几个摩拳擦掌的姐妹说，那是，那是，她这不是看我给她揉累了，刚刚给我洗一把脸。胖姐说，算了吧，阳阳，你也别架着啦，怪累的，也叫这个老哥哥歇歇，都一个地儿的，俗话说的好，留的一线情，日后好相见。你说老哥哥是不？我叫你老哥哥你没什么意见吧。胖姐装出一脸很认真的样子问他。

有你这个漂亮的妹妹那是我修来的福分呀。那胖子看着胖姐说。

你别惹她，她正牛着呢！胖姐用手指指我继续说，她跆拳道刚换了个黑带子，平时走路都连蹦带跳的，要不您就委屈点惹我吧，看我这个体形也就适合练柔道。我们听了都想笑，胖姐连劝架都像老师教小学生似的。在回去的路上，我们说胖姐你真行呀，要打架的时候你还能贫呀。胖姐说我，阳阳你还真敢泼，那家伙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叫你这一泼算完啦，就说他穿的那双鞋吧，就够我们6个吃一个多月的。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我们谁没有短暂的迷失过自己，我厌恶纸醉金迷是因为它的昙花一现，我渴望平淡真实而又炽热的爱情，可是谁又能给我呢？大学的时候，我多少次在深睡之前幻想过有那样一个白马王子，我不要求他一定骑白马，也不要求他一定要踏着五彩祥云来接我，只要能够有和我一样的忧郁和忧伤的眼睛，然后用这样的眼睛长时间的定定地看着我，而我又可以从他的眼睛里能清楚的看到我自己，那他就是我的王子，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只是上帝，主呀，我万能而又无所不知的主，却把我们这对恋人用错误的时间安排在一个错误的空间里了。

第 2 章

奇妙的催眠术(王阳 B 篇)

我开始在审讯室来回地走动,我真的不明白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如何严密的组织,就拿谁是易木长弓这么一个问题来说,我就要劳神费力地搞上半天。可昨天在大屿山抓获的三个人没有一个愿意告诉我,尽管我把国家的大政方针讲了又讲,可他们都在那装尸体,说了句我死了,我死了,别问我。然后就躺在地上不动了。后来有一个因为口渴问警员要水喝终于开口了,在喝了一杯子水后,却梗着脖子给我上政治课说谁不知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新疆搬砖啊。我说,你丫还想搬砖,你知道贩卖多少克毒品是死罪吗,你们那是 15 公斤,30 斤,15000 克呀。装口袋都半大口袋了。丫死十次都不够!你还搬个屁砖。我拍着他的腮帮循循善诱,你就说了吧,我想我对我男朋友也没有这么嗲过,活脱儿一妓女看见地主老财资本家的嘴脸,唯一差的就是旁边少了一满脸横肉的老鸨儿。

我费尽心思的装丫挺的结果就是,那人给我整了一句:那我更不说了,反正都是死,死也不能出卖大哥。丫的,气的我牙都痒痒,要不我上司刚警告我问话的时候别太暴力,真的想用力抽他个大嘴巴。对待犯人像对待幼儿园的小朋友似的,你能问出个屁呀,你还能指望这些背着枪横冲直撞的家伙感恩呀。

我想不到现在还有为哥们讲义气,而为了一个所谓的头头卖命的人。丫的,我真服了易木长弓的这几个弟兄,一群他妈的死鸭子——嘴硬。在王保昌把这个外号叫“老鸨”的青年人带进来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换个方式。

中国的法制改革呼声愈来愈高的就是要司法程序化。而重程序的过程使本来一些可以看见的冰山一角，因程序的介入而沉入汪洋之中找寻不见，所以有时候我特讨厌程序。我是个注重结果，而不在乎过程的人，我决定对“老鹄”使用“催眠术”，这种问案的方式，虽然不能做为法庭呈堂的有效证据，但不失是了解案情的有效方法。

说起催眠术，我自己都怀疑我是否真的具备了催人人眠的能力。在北京的时候，我的那帮学哥学弟说我特放浪形骸和有颗不羁的女人心。吽，当时急的我满校园追着打他们，我说，你们是怎么说我一貌美如花姑娘的，你们是不是男人。我想他们就是缺少男人的阳刚之气，才这样说一个个性张扬的女人的。不过，我私下里也考虑，我是不是真的有男性倾向，就看了大量心理学的书，后来我就对佛罗伊德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话既虚幻又富有哲理，他喜欢说一些高深莫测让人心惊肉跳的话，比如他说，任何女人的歇斯底里都带有性的倾向，然后用一些事来证明他说的并不虚假。他还说他有一张可以催人人眠的破沙发，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有一次搬家就用火车从伯明翰运到明斯克。我就对他精神催眠术有了莫大的兴趣，总感觉那是一种神秘而不现实的巫术，我没有想到在全世界都享誉盛名的男人的著作里做了大量详细的陈述。当一种不可思议的事能用科学加以解释时，我就一下子迷上了这种科学。

我自己动手制作了类似钟摆一样的摇摆器，我长时间的看这它一左一右来回摇摆，我总会进入一种昏昏欲睡的梦魇状态。我每天总是想象着用自己和思想催人如眠。最后却总能发现昏昏欲睡的都是自己，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真的具备了这种能力时，又却惶恐之至。

北京的玲子，有着魔鬼一样的身材，天使一样的脸蛋。在我看来她的个性有点柔弱，可我喜欢和她呆在一起，做什么事我们总是一块出发。我们俩个是打闹惯了的。有事没事总像两只爱淘气的小狗一样既互相撕咬又拉拉扯扯，然后我们会大口地喘着气面色潮红的卧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这种不停挣扎和扭动身体所带来的莫名兴奋。所以我们闲极无聊的时候就呆在宿舍斗嘴，斗急了，我们就会扭在一起，你上我下的折腾个不停，再之后，我们都会说你丫的累死我了歇了吧不闹啦。

那天，我们撕扯过之后，两个人都非常疲惫，我手中刚好握有一支铅笔，

不知怎地就想起了佛罗伊德的催眠术，便把铅笔在她的眼前来回晃。

我说，玲子，你的眼睛盯着我的铅笔尖。

她的眼睛钉着铅笔转了几次，就慢慢地闭上了。

我说，我问你几个问题，玲子。

她迷迷糊糊地说，好呀。

玲子，你有没有喜欢过我？我问。

喜欢你呀，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我便晃着铅笔笑了。

那你之前有没有和谁在一起过呀？

有过呀。

和谁呢？

和教咱们街舞的胡老师。

我一下子楞住了像被电击了一下，我的笔停了下来，我很仔细地打量玲子，可她的表情平淡如水完全是个睡眠状态的人。我想可能吗，她被催眠了。这本来是我们打闹惯了的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可是我发现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继续试探性地问，你们是怎么发生的？

6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去学校器材室送还排球，那个负责发放体育器材的老师不在，胡老师在。我放好排球要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他问我街舞练习的怎么样了，他叫我跳给他看一看。我就跳了。他给我纠正了几个动作。后来，他说我下腰摸地的动作做的不到位，叫我保持这个动作2分钟。没想到他在后面摸我屁股。后来，他就把我推进了里间的一张台球桌上……

我看着她的面部表情紧张地扭动，嘴里发出模糊而又清晰的呻吟，我比她还紧张不安，然后就是惶恐之至。我不能再继续下去，我按照佛罗伊德那老头子的说法，我在玲子的耳边清脆地拍了两下巴掌。她慢慢地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看我，我却差一点难过的要昏死过去。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一丝空洞，我则是更加的恐惧。

她说，你丫的，干嘛这样看我呀，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啊——好累呀，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我说，是呀，是呀，我也累死了，说着，我也打了长长的哈欠。

她就开始笑，你丫的，什么都学我呀。

我说，是真累，我出去活活动动。说完我自己就逃离了宿舍。

走在学府南路的绿荫大道上，有风和温暖的阳光从密密的叶子间隙里透过来，在地面上晃动着硬币大小的光点。我捏着拳头急急地行走在这光点之上。我呼吸沉重，莫名的恐惧与兴奋。我一直在反复地问自己我会催眠术？在一些灵异片里看到过的东西，居然很清晰的，在一个夏日的阳光之下公然被我所掌握，我自己都难以相信。

后来，为了验证我是不是真的拥有催人入眠的能力，我经常把铅笔放在我宿舍里的同学和其他男同学眼前，看他们的反映，他们大都出现了眼睛空洞，眼神涣散的一瞬，我把这一现象叫做瞬间脑困顿现象，凡是有这种现象的人，我自信我有把握把他们催眠过去。

第 3 章

摩梭族人老鹄（老鹄 A 篇）

我让警员王保昌出去，然后对老鹄说，老鹄你真名叫什么呀？

我真名就叫老鹄喽。

吖，一股火腾地一下子就窜我脑门子去了。不过，我要尽量温柔。我从桌子上端了一杯水给老鹄喝。老鹄用眼睛向上翻了我一眼说，Madam，水里没有下药吧。

我喝了一口递给他，你小子口福不小呀，还没有几个男人和我一个杯子里喝过水呢。他就犹豫着接过来喝了，我抽出一支我常吸的玉人牌香烟点燃了放进他嘴里，然后也给自己也抽出了一支。

你又是让我这么舒服地坐在沙发上，给我水喝，给我烟吸，你有什么要问的就问，这样待遇我可消受不起咯。

我没有什么要问的，那天看你打架特猛，让你放松一下。

房子里特静，只有老鹄对面的一个座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我手里拿着铅笔上下有节奏地敲动。老鹄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钟，过了很久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的眼神有一丝倦意，就迅速地把铅笔点在他两眼中间，他的眼睛慢慢地向中间聚集，这个样子就是弗洛伊德说的婴儿在母体子宫内最安全的状态，然后我就把铅笔慢慢地转动。他的眼睛就慢慢地闭上了。

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敲鼓一样。这么多年以后我仍具备这种催人入眠的能力，这让我不能不兴奋。我平静了一下用温柔的声音问老鹄。

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要老实回答我。

他像走了很久路的人用疲惫的声音说，好。

易木长弓是谁？

他是老四。老四就叫易木长弓，都说他以前在内地上过大学，后来犯了事，来到香港，做了安顺天的第四把交椅。擅打跆拳道和用枪。

那老大，老二，老三，又是谁？

老大是泰国人，名字叫托尼。人称“飞膝王”。曾经受雇于一地下搏击俱乐部，在香港打黑市拳，曾在1分半钟打死了在内地黑市拳上成名很久的散打王梁师评，安老板就是看了这场比赛，花重金把他招募过来做他四大护法的头把交椅。

老二呢？

老二叫陈英，新加坡华人，20岁的时候跟了安老板，听说她是安老板前妻的女儿，不过看起来不像，因为她和安老板的关系最为暧昧。没有人知道她的确切身份。

老三？

老三香港人，叫雷易山，人称“快枪手”。不过上个月易木长弓在陈英的生日时把他给做掉了。

那你们的老板安先生是具体做什么的？

名义上香港好运程进出口贸易公司董事长，而实质上从事的就是毒品交易，我们从泰国、缅甸等方面收货，再把货以多种渠道和方式输送到内地去。

易木长弓主要做什么？

他是安老板的第四个保镖，主要任务就是：听从安老板的安排，从对方的手里收货，再吃掉对方。

你认为易木长弓是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是，我们做这一行的都是。不过我认为他更讲义气，要说杀人我比他杀的多。他只是杀他认为该杀而别人杀不了的人，比如“快枪手”雷易山，我一直想除去他，可我办不到，可他轻而易举的就办到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

那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好，那你说吧。我说。